

点力半的岁月

乡村历史文化编写组

编

20世纪60—70年代内蒙古知青聚落纪实

风雨半世纪，把血色青春融进文字，开启尘封的记忆，向青春致敬，铭记我们年轻的岁月，铭记那段不容回避的历史。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天津出版社

点力半的岁月

乡村历史文化编写组 编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文 津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点力半的岁月 / 乡村历史文化编写组编. — 北京 :
文津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 - 7 - 80554 - 590 - 5

I. ①点… II. ①乡…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现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95712 号

点力半的岁月

DIANLIBAN DE SUIYUE

乡村历史文化编写组 编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文津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 bph. com. cn](http://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本 38.25 印张 600 千字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554 - 590 - 5

定价: 96.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序

心底里流淌出来的文字

——读《点力半的岁月》有感

从1969年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现在叫巴彦淖尔市了）乌拉特前旗一个叫点力半的地方，曾经驻扎过几百名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战友。近两年来，这些战友中，有人倡议，有人组织协调，有人走访鼓动，有人审稿点评，居然搞出一本厚厚的长达40多万字的名为《点力半的岁月》的兵团知青回忆文集。在这部文集付梓之际，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张强老师约我写几句话。我与张强老师同是从事“三农”问题研究的，相识相交多年，但直到这次他相邀，我才知道他也是当年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知青，而且在点力半战斗生活过近10个春秋。天下知青是一家，张强老师吩咐的事情，我自当从命。阅读这部文集，也不禁勾起我自己对那段岁月的回忆，而且说起来，我和当年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及巴彦淖尔盟，还真的多少有些渊源。

我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我是1968年9月9日从北京赴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土默特左旗塔布赛公社雨施格气大队插队落户的，当时我们村有20名知青，10男10女。前两年，大家也想记一下当年的知青生活，我的一位挚友小朱就写了一篇《去兵团的故事》。那是我们到雨村的第二个年头，正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大发展、大组建的时期，每天京包线上都有运输身着绿军装的青年的绿皮车飞驰而过。他写道：

“雨村知青曾做过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集体扒火车千里迢迢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设在临河的三师师部。他们不想当挣工分的农民了，想做一名光荣的兵团战士，身披军装手握钢枪，亦工亦农屯垦戍边，和所有的兵团战士一起铸起钢铁边防，保卫祖国的北疆。那样的生活多么辉煌壮丽而有价值呀。”说实话，我们几个雨村老高三的男生没有他这个老初二哥们儿的豪情壮志，只是觉得在兵团能吃食堂，每月发津贴，生活有保障，兵团战士的身份也比知青要高。这次看文集我才知道，兵团的全名是“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算是准军人，用现在的话讲，真够牛的。我纯粹是跟着起哄架秧子，想出去散散心。”

1969年夏末秋初之际，我们村20个知青中有13人（9男4女）准备扒车去巴彦淖尔盟。但浩浩荡荡地走到旗里后，感觉人太多，过于招摇，于是决定精简为4男4女的西进队伍，我和另外4位男同胞留下来待命。

小朱是这8名西进者之一，他在回忆中写道：“在这个有着灿烂晨光的秋日，我们8个人沿着一条笔直的乡间公路到了临河县城。这是一座古老的小城，南临黄河北倚阴山，是黄河后套上的名镇，也应当是富庶之地。但那时留下的感觉却是萧条落败，土黄色的建筑，土黄色的街道，秋风起处尘土飞扬，似乎还不如我们的察素齐。此地也有北京知青插队，我看到有两个知青打扮的年轻人赶着一辆装有粮食口袋的小驴车从面前急急驶过，一口的京片子，一听就知道是我的老乡。循着路人的指点我们找到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师部。这是一个很大的院子，整齐的排房就像是士兵的队列，大门口有人守着，一看就知道这里是驻兵的地方。进大门是接待室。我们进去的时候接待室里还有几位青年男女待在那里。一位现役军人接待了我们，听了我们的请求，他笑着说：“这怎么可能呢？到兵团来又不是赶集，是要有组织有纪律的。”我们表达了不达目的誓不收兵的决心后，当兵的一指待在房间里的那几个年轻人说：“他们已经来了3天了，我们也不能收嘛。”小朱说，接待他们的军人又对他们进行了一番说服教育，然后就一走了之把他们晾在了接待室。中午时分，当兵的也没有管饭的意思，饥肠辘辘的他们只好到街上的小馆子找饭辙。面对残酷的现实，几位高中生觉得：再在临河待下去也毫无意义，不如光荣撤退。动议一出，4位女生没有异议。在秋阳斜挂在西南天际的时候，他们又回到了临河车站。小朱回忆到这段至今还有点耿耿于怀，在文章结束时，他写道：“满腔

报国热情被兵团的官僚们无情地打压下去了。”

此后这8名探路者又扒车回到呼市，正好碰上我们5个待命者。原来，我们兄弟5个去了“草原钢城”包头游玩，在回村的时候和他们选择了同一列绿皮车，鬼使神差般地大家又聚合在一起。一群人在青城小游一番后在夜幕的笼罩下回到雨村，此后依旧老实实在那里种地，那段去兵团的壮举就此尘封在记忆中了。而兵团战士的生活对我来说始终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直到今天看了《点力半的岁月》后，面纱才被揭开。

我与巴彦淖尔盟

点力半，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乌拉特前旗。而由于命运的安排，我与巴盟也结下了不解之缘，从而对点力半的兵团战友们也多了一份亲近之情。

那是1975年年底，我已经在雨村大队良种场干了好几年，作为农村四级科技推广网的末梢，尽心尽力地在繁育和推广良种上做点儿工作。那时全国各地的农业院校纷纷响应党中央号召，内蒙古农牧学院也不例外，把学院从呼和浩特分到4个盟市，其中农学系和植保系分到巴彦淖尔盟，成立了巴彦淖尔农牧学院。

土左旗哈素公社知青王驰是内蒙古农牧学院的工农兵学员，即将从农学系毕业，他是我的中学同学，也是好朋友（注：王驰毕业后曾在杭锦后旗的巴盟农科所工作过，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主动请缨到赞比亚去创立中赞友谊农场，一路打拼，终于开辟出一片天地，但2003年他不幸在一次车祸中去世，他的遗骨现仍埋葬在农场的高坡上。我一直想好好写一篇对他的回忆，但始终抽不出时间、静不下心来做这事，这也是我心头的愧疚）。他对我说：“现在巴彦淖尔农牧学院要招‘社来社去’工农兵学员，你本身就搞农业技术，如果来我们这儿，难度应该比较小。”

当时从朝阳农学院学来的经验，从人民公社社员里边招收学员，不转户口，不转干，毕业还回到公社，还当农民，这叫“社来社去”工农兵学员。我一想，不管怎么样，有机会学习比没有机会学习好。于是到旗里跟知青办的同志一说，办事的同志答应尽力帮忙。王驰还带着我到呼和浩特找到农学系总支书记。我向书记表达了自己学习的渴望，总支书记表示，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你的愿望我们可以考虑。就这样，在各方面的帮助和支

持下，1976年年初，我来到巴彦淖尔盟临河县狼山公社，成了巴彦淖尔农牧学院的一名“社来社去”工农兵学员，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学习生活。

我在农学班，我们班有几十个人，全部学员中只有我一个北京知青，还有两个天津知青，其他大都是巴彦淖尔盟回乡知青。我们属于半工半读，半天上课，半天劳动。在长长的地垄中播种、锄地、割麦子、脱粒，这些活都亲历过，但可能没有兵团战士那么辛苦，那么玩命。我们也曾到当地农村开门办学，乌前旗、杭后、五原、磴口等旗县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

当地民风淳朴，农田盐碱化很厉害，老乡盖的房子大都低矮简陋，因为挖地不深就出地下水，无法夯实地基。我们到的前几年，当地干部群众搞了一个总排干的水利大工程，要修好排灌干渠，引黄河水灌溉来排盐碱。班里的同学们说起总排干都谈虎色变，说工程浩大，极其苦重，如同一场大战役，全民上阵，留下不少顺口溜，像什么“挖了总排干，再把婚事办”，这是中国极强的社会动员能力的典型体现。兵团战士那时可能正赶上这场战斗，在文集中几处提到八排干工程，不知是否就是总排干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印象中巴彦淖尔盟的甜瓜非常好吃，名字叫华莱士，据野史讲是抗战时期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带来的种子，在此地繁衍。为写此文，我特又查阅了资料，找到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王鸣教授2004年发表的《关于“华莱士”甜瓜来源的历史考证》一文，证实了野史的传闻，此瓜的种子确实由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在1944年访华时，应他的老同学时任甘肃省建设厅厅长张心一先生之请带来的，此后在西北大地繁衍。看来野史不野啊。

在巴彦淖尔农牧学院，我系统地学习了农学知识，包括植物生理、农学、育种、作物栽培等课程，受到了农业经济学最初的启蒙，我现在还保留着十几本当时的课堂笔记。我与班里的同学们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从回乡知青的角度也谈了不少当地兵团战士的趣闻逸事。1976年大回城之风已开始刮起，兵团一幕幕雄壮的大剧已经演到了悲凉的尾声。我记得一次和一个学员外出，路过一个兵团的宿舍讨点水喝，当时只有一个青岛的女知青在家，她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临走还送我们出门，当时与她聊了些什么已全然忘记了，但她那落寞的身影至今仍记忆犹新。

1976年10月初，学院派我和另一个学员跟随管理员到磴口运土豆。一天

早晨，广播里批判狄克诋毁《八月的乡村》，我一听，广播的内容有点不同寻常，似乎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我们回到学院，同学们告诉我们“四人帮”倒台了！大伙儿在田间路上就排起队来游行，喊口号。喊完口号以后，学生马上想到自己的利益问题了。大家提出：我们也是受“四人帮”迫害的，搞“社来社去”，这么多课程一年哪能学完？我们要求延长学制，我们要求毕业包分配。后来，学院安抚了学员一通，毕业时放了两场电影，会餐，哪儿来回哪儿去，就把大家打发走了。

这一年的半工半读时光我终生难忘。2003年，我回到巴彦淖尔盟参加一个农村经济发展论坛时，见到了一些当年的同学。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后来也落实了政策，成为旗县有关部门的干部。我在同学的陪伴下回到了狼山，当年学习时的宿舍、食堂还在，当年留下的标语依稀可见，但房屋已经凋敝，有的已成为残井颓垣。我和同学们在临河聚了两次，一瓶瓶“河套王”摆上桌，打开，喝！说起当年的蹉跎岁月，说起几十年的经历，都感慨万分。离开农村后我很少喝白酒，但和这些同学聚在一块，没有办法，那种情况下必须要喝，喝死也要喝呀！

读到点力半兵团战友的回忆，我仿佛又回到了巴彦淖尔盟。巴彦淖尔这片热土，承载了我们共同的回忆。

感谢点力半的知青战友们

感谢你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给历史留下了真实的记录。你们说：“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发生过的，而是被记录下的。”但记录人的视角不同，对事物的描述会有不同；即时记录和事后记录也不同，岁月也会风化记忆。钱锺书曾经说过：“回忆，是最靠不住的。一个人在创作时的想象往往贫薄可怜，到回忆时，他的想象力常常丰富离奇得惊人。这是心理功能和我们恶作剧，只有尽量不给它捉弄人的机会。”为解决这一难题，你们说：“二连是500人共有的二连，只有尽可能多的参与才能更准确地反映那一段历史的真实。”为此，你们做了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有的同志一个个走访那些不善表达甚至不会写、不会说的战友，记录下来许多珍贵的片断。这么多知青的参与，大家相互印证、修订和补充，每个人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的描述构成了立体的兵团生活的全景图，还原了那段难忘的青春岁月的真实场景。

感谢你们，让我们知道了同在内蒙古这块广袤土地上不一样的知青生活。你们说：“兵团的艰苦，最大的是体现在干活上。”你们说：“冬天，当地的老乡们都猫冬了，我们这群兵团战士却还在战天斗地。”村里的老乡们在当时人民公社“大锅饭”体制下会磨洋工，会偷懒耍滑，我们和老乡一起干活也不会太苦重。但兵团战士们年龄小，又是准军事化，不会也不能偷懒，劳动的艰苦可想而知。我们这些插队知青可以说是无组织、无纪律；而你们是有组织、有纪律的，父母从北京寄来的点心都被原封不动地寄了回去，这对我们插队知青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我这次也知道了，原来你们也不是吃饭随便吃，也有定量，你们这些半大小伙子、小姑娘也深刻体会过挨饿的滋味。

感谢你们，用你们真实的回忆展现了兵团生活的多样性。生活永远不是单色调的，无论兵团知青还是插队知青，在艰苦的劳作之余，青春也会闪光。你们和我们一样，也吟唱外国民歌 200 首，也在旷野高声朗诵毛主席诗词。在精神生活极度匮乏的年代那种简单的、发自内心的快乐，往往会给人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你们的回忆也揭示了兵团生活惨烈的一面，知青为了革命理想所付出的血的代价。有的战友，常年拉水车患上风湿性关节炎，病魔伴随终生；有的战友，不戴手套给小牛接生，患上布氏杆菌病；有的战友，想回北京想得最终精神分裂。在全国各地，更有不少像章楠一样的花季少女、青春小伙战死他乡。在我们的记忆中，他们永远定格在朝气蓬勃的青春形象上。今天，我们深深地怀念他们，更加珍惜生活，也更加懂得知足和感恩。

感谢你们，你们用朴素的文字，让我们重新回到那个年代，重新感受到良知泯灭、人性扭曲的可怕，也更真切地感知到人性中不可抗拒的真、善、美的力量。我们读到下面的文字：“那个年代的人们，被无形的桎梏捆绑着，忍受了多少今天人们都不能想象的痛苦啊。”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人性很难不被扭曲。无形的桎梏捆绑造成人性和心灵的扭曲及痛苦，而且这种痛苦却不能为他人所感受。鲁迅曾说：“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我们在文集中看到了战友对战友的批斗，戴着“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帽子的女孩精神上的孤独和寂寞，“要党还是要老婆”的纠结等。但即使在人性被极度扭曲的年代，我们仍看到危机时刻战友的舍身

相救，艰难困苦中战友的守望相助，这种人性善的光辉不时划破阴霾的夜空，给人们以温暖和信心，这是社会进步最强大的动力。

在今天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毋庸讳言的是，我们也面临另一种形式的精神上的异化和人性的扭曲。物欲横流，道德沦丧，设租与寻租行为猖獗，权力与资本结盟对弱势群体进行肆无忌惮的剥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反思，我们每个人从出生开始，人生就进入倒计时，人的一生究竟应怎样度过？我们应恪守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底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最基本的理念能否得到践行？读文集的文字，可以使我们重新审视自己走过的路，深思人生的真谛，净化我们的心灵。

“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这本书中的一些文字，从文学艺术的角度看，可能有些粗糙。有的战友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要写点给别人看的东西，但为了对自己负责，对那段历史负责，还是勇敢地拿起笔来了，于是我读到了以下的文字：“写完这段兵团经历，这也算是为了留个纪念吧！如同洗了个热水澡，舒服、轻松、快乐。”这是心地纯洁之人的朴实语言。正因为朴素、真诚，这些从心底里流淌出的文字才能打动人、震撼人。我读了这些文字，深受感动，谨以此文向点力半的知青战友们，实际上也是向所有在那个动荡年代上山下乡的知青战友们致敬！世事无常，光阴似箭，逝者如斯。当年的一代知青正在陆续进入暮年，最终将告别历史舞台，但镌刻在历史中的回忆将永远鲜活。千千万万知青的名字可能无人知晓，但千千万万知青在那动荡年月的欢乐与痛苦、奋斗与追求将永世留存！

张晓山写于2014年春

张晓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47年出生，1968年9月从北京下乡到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插队近10年。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第11届和第12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管理学会理事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

序

二

寻归兵团战士的心路

一

生产建设兵团是中国农业和农村的一种独特的组织形式，也是中国城乡关系及其聚落发展史经历过的一个重要形态。20 世纪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是它的鼎盛时期。全国曾经有过 12 个生产建设兵团（新疆、黑龙江、兰州、广州、内蒙古、江苏、安徽、福建、云南、浙江、山东、湖北）和 3 个农建（垦）师（西藏、江西、广西），容纳了数以百万计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969 年 1 月 24 日由中共中央批准建立，同年 5 月 7 日正式成立。兵团的任务是屯垦戍边，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北京军区从下属各部队抽调现役军人组成了自兵团、师、团到连的各级领导班子，率领数千名复员转业军人，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乌兰察布盟和锡林郭勒盟等地接管国营农场，并与内蒙古直属机关、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原内蒙古（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华北农垦兵团大部组建而成。兵团规划建制为 6 个师，每个师辖 10 个团，每个团辖 10 个连队。到 1971 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已有 41 个团。1975 年 6 月 24 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撤销。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乌拉特前旗的点力半，河套平原中部的一个小村落，就是成千上万知青聚落当中的一个。“点力半”一词源于蒙语音译，即“甜水井”的意思。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它是乌梁素海劳改农场的一个

分场。在当时所谓“百害”黄河的“独富”之处，那里集黄河灌溉与农场耕作之利，形成了以大田作物与葡萄、枸杞、瓜果蔬菜及胡麻等经济作物并举的生产格局。

在兵团组建以后，点力半成为二师十一团二连所在地。来自北京、山西、内蒙古、河北等地的知识青年陆续抵达，最多时有 500 余人。1975 年 6 月，兵团撤销，点力半的十一团二连改制为农垦乌拉特前旗西山咀农场二分场，兵团战士陆续返城，至 1977 年形成返城高潮。

二

查阅史料得知，早在秦汉以前，包括点力半在内的河套地区就有屯垦戍边了。两三千年前，他们也住和点力半人一样的土坯房，睡一样的土坯炕，点一样的油灯，干一样的农活吗？油灯和农作物会略有不同，土坯房、土坯炕应当是一样。再往前，仰韶、半坡（5000 年前）甚至更早的大地湾文化（8000 年前）都是沿黄河流域形成的。点力半所在的河套平原是人类农耕文化发祥地之一。

今天，在电脑的卫星地图上，在九曲黄河“几”字形以北拨云见山地轻划几下，在沙漠与农田的边界线上，仍然能够查到点力半这个地方。至今，当年的点力半人仍然坚守在那里，然而现在它只是一个剩有 10 余户农场职工的小村。20 世纪 60—70 年代的轰轰烈烈景象已经不复存在，厚实的土围墙早已风化，高大的院门杳无踪影，兵团战士亲手建成的大礼堂仅存残垣断壁，南边的沙丘越过沙枣林抵达昔日的营区。一排排的营房没有了，嘹亮的操队口令号子声没有了，少男少女们的欢声笑语没有了。那逝去的岁月，成了点力半人魂牵的梦境；那消失的营盘，成了点力半人留在心中的圣地。

点力半，知青们在这里付出一腔青春热血甚至生命，换来了兵团的特殊磨炼留给他们特殊的坚韧自强。它成为一代人深埋于灵魂中的特殊标记。当他们回城后，走上了不同的工作岗位，那段磨炼打造出的坚定意志和责任感成为他们一生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如今，距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组建已经过去 45 年了，知青开始大批回城也过去了近 40 年，当年十五六岁的少年已步入花甲。然而，那段青春的、朴实的、艰难而乐观向上的岁月，已经成为他们每一个人终生抹不去的记忆。

三

这本书是兵团战友们蘸着汗水、血水和泪水写成的。

2012年9月22日，原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一团二连的15位战友在北京聚会，“写书”被正式锁定为二连战友的一个目标。但世事沧桑，“兵团岁月”已经逝去近半个世纪，还会有一种力量能够把分散在北京、太原、保定、包头、张家口等地的几百名战友凝聚起来，在回忆往事中思索人生，在思索与升华中凝聚成文吗？本书已经给出了最终的回答。这回答，体现着40年前沸腾的兵团生活所赋予人们面对困难时的勇气与坚毅，蕴含着经历兵团生活磨难而形成的做人做事的准则与底气。

北京的战友们率先行动起来，用电话与网络架起沟通热线，乘公交和地铁穿行于大街小巷。但有的战友因身体原因，或行动不便，或语言不便、书写困难，或不会使用电脑，他们得到了战友们的帮助，战友们不畏辛苦地一字一句地记录成文，一遍遍地收集成稿。其间，大家相互鼓励，同甘共苦，任劳任怨。战友们心中似一股热潮在涌动，仿佛又找回了当年的青春与活力。

从2012年的秋季一直到2013年的冬季，114名战友的文章陆续汇集到北京的“阮群工作室”，那里成为这400多天里二连战友最为繁忙的地方。一篇篇的稿件需要整理与校对，需要随时听到战友的意见与反馈，需要深入挖掘战友文章中蕴含的那些感人至深、至纯至美的东西，需要配发相应的按语与评论。在那些难忘的日夜会稿、通稿，半夜三更披衣而起奋笔疾书的日子，感受的是一份嘱托，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为了一件件小事的真相，为了一个个战友姓名的勘误，付出了足够的真诚与努力。近到身边同学同伴的互访，远到地球各个角落的追寻，可以想象，光是寻找散布天下的500多名战友的下落，就不啻为一项浩繁的工程。

本书的感染力，可能就在于它的真实性。曾几何时，读战友的文章，成为这个群体成员的一种莫大的精神享受。读着、笑着、哭着、感受着、领悟着，并不因为我们曾经拥有了什么，而是因为现实中我们感到确实确实少了点什么。我们希望，这些文章所体现出的当年兵团战士的那种艰苦奋斗、淳朴耐劳、无私奉献、团结友爱、阳光向上的精神，能够为当今时代的主旋律与正能

量做出一点点诠释。

点力半的岁月，无疑成为 20 世纪 60—70 年代“知青大潮”的缩影，庞大历史肌体中的一个普普通通的细胞。它能够折射出那个时代、那种形态的许多基本的现象，能够反映出那个群体、那些人们的真实的作为与感受，承载了整整一代知青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我们并不奢望它在文字方面达到多么高的水平，它只是一部 100 多名记录者与 500 多名兵团战士的心血之作。本书希望成为一座集体的丰碑，用干净、朴实的文字还原那一段不可忘却、刻骨铭心的历史。把青春融进文字，把回忆留给后人，把真实留给历史，让历史指点未来。

乡村历史文化编写组 2014 年写于北京

Contents

目 录

序一 心底里流淌出来的文字

——读《点力半的岁月》有感

序二 寻归兵团战士的心路

1	一、尘封的岁月往事
3	刘小燕：尘封的岁月往事
25	张 强：我在点力半的日子
54	王智慧：16岁，我第一次离开爹娘
62	张宝珠：北京西去的列车
65	陆贤龙：我来自灯市口男中
67	郭苏晋：我的知青生涯
71	沈惠冬：入伍的那些事
83	崔一新：软磨硬泡来的通知书
88	程学联：兵团第一天
91	刘兰山：难忘的青春岁月
98	李廷松：我的特殊军旅生涯
100	赵桂芝：从张家口到边疆
102	李慧敏：离开包头那6年
105	郑建敏：1970年的春节
107	李炳钊：离开北京的年代
116	顾玉仙：洗床单
117	卢春英：入团
120	冯国英：兵团第一年日记
126	杨伍敏：沙丘忆事
128	刘曙霞：“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往事
132	栗建国：从山西兵团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140	尹可祥：离开华北农垦兵团
142	张秀东：13 年兵团生活
146	张立英：在兵团经历的 4 个“第一”
149	二、向遥远的青春致敬
151	朱岚岚：向遥远的青春致敬
162	冯素娥：二连，我的“娘家”
167	王晓滨：进山日记（1969 年 12 月 3 日—1970 年 1 月 31 日）
185	赵嘉鸿：进山宣传队回忆絮片
187	云贵辰：乌拉山峥嵘岁月
196	刘永福：支左
200	王秀芳：点力半逸事
209	李晓开：令人发笑的两件事
211	白玉虎：难忘的休息日
215	高江峨：狂野青春
220	李志和：看青
223	王建荣：麦收日记
225	李玉玲：冬夏二事
227	翟迎春：难忘岁月苦 永记情谊甜
233	张怡兰：收玉米
235	钟俊花：想起挖渠那点事儿
236	闫明江：回忆畜牧排的几件事
239	常慧琴：畜牧排的人与事
242	褚振远：兽医卫生员
249	王毓英：放牛
251	鲍会来：喂猪

252	成 耀：马信
257	孙茂章：乌梁素海放牛
276	张建辉：从驭手到司机
278	高培鑫：做砖坯
280	张俊英：盖大礼堂
283	三、哦，我的机务班
285	陈 锋：哦，我的机务班
291	张耀德：机务班的战友们
296	金世元：五桦犁翻起的浪花
298	邢胜军：机务班的故事
305	涂 仁：难忘的人，难忘的事
318	韩志明：当铁匠和修理工
320	卢文玉：当连队卫生员，很苦很累
322	阮 群：女卫生员的故事
330	朱纪录：军医的回忆
339	刘天祥：出诊
341	董曼丽：我们的卫生室
344	胡熙元：乌拉山采药
346	张秀月：理发推子
348	路壮新：炊事班长的记忆
351	刘凤英：3年兵团生活的回忆
353	张贵喜：伙房趣事
357	陈亚平：炊事班的一件小事
358	施 策：擀面条
359	张利容：我在兵团当教师的那些日子